■責任編輯：張旭婕 2014年7月30日(星期三)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對馬賽豔舞片的看法

翠袖乾坤 查小欣

馬賽豔舞短片，雖只區區二十秒，卻足以毀掉馬賽的演藝生涯。馬賽獨立面對，負起所有責任，回答記者所有疑問，可是同性三角戀的另外兩位主角不放過她，針對她的答案，逐句反駁，打擊她的誠信。

先不去追究誰把短片洩露，馬賽已報警，香港警方會調查。至於馬賽應否拍類似豔照短片，在馬賽來說，她是為她所愛的人而拍，她甘願承擔後果。發放短片的人固然居心叵測，處心積慮。事件餘震未了，香港坊間正在討論究竟傳媒應否刊登這輯照片，如果刊登是否又要登這麼多張，雖然露出的三點已打上馬賽克，但根本沒分別。

在應否刊登的問題上，有兩派意見。良心派認為就算登，只登當事人的臉，不用連頸部以下穿着性感內衣的全身照也刊登。狙擊派反駁，有相才有真相，刊登是基於新聞自由，不刊登是自我審查；如果不登，別人登了，豈不變成人有我無，在競爭激烈的今天，是嚴重的過失；而且類似短片及豔照，可遇不可求，今次不搶盡眼球，下次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，不登是對不起自己。

狙擊派更大條道理：陳冠希不是所有照片都刊登出來了嗎？敢拍就不怕登出來。可是馬賽的豔舞短片跟陳冠希的一樣，是閉上房門，拍給愛的人看的。現在短片外洩，馬賽稱她不是拍片的人，也沒有拷貝，如非拍片的人發放，就是有人盜用短片，這是犯法的行為。

紙媒將照片刊登，就算打上馬賽克，也是意識不良，在香港會被評為不雅刊物。

另外，婦女團體也沒發聲，指摘發放照片的人。

大家一面倒覺得是馬賽的錯，如果說錯，馬賽不單如她所說愛錯，她還信錯，亦錯在拍了片後沒把短片刪除。

馬賽能否繼續她最愛的演藝事業，就得看她如何重建形象、外界有多開明，以及她會不會學得聰明了，是否懂得保護自己。

這段日子，她只能保持低調，讓時間沖淡一切，當然也要心腸毒如黑心肉的人對她手下留情。

是禍是福摩天輪

天言知玄 楊天命

中環的摩天輪即將於十月開幕，但願它為香港帶來的，是福氣而非壞影響。

一般來說，摩天輪的開幕，通常也與喜慶及附近地區的蓬勃發展有關。例如於二〇〇〇年在英國倫敦開幕的摩天輪「London Eye」，它慶祝的，便是世界踏入千禧之年；又例如二〇〇九年於新加坡開始轉動的摩天輪「Singapore Flyer」，它標誌着的，則是附近海濱區的各種娛樂事業的發展。故此，每當一個地區出現摩天輪，附近一帶都會因此而興旺起來，這除了是因它代表着興建者的發展決心，以及一種讓人振奮的喜慶氣氛外，摩天輪其實在風水上，亦可以被視為一件大型的風水物，對附近一帶的氣運構成極大的影響。

各位有否留意到，不少大受歡迎的摩天輪，都是興建在海邊的呢？其實，摩天輪確實與水特別有緣：風水講究意象的運用，讀者只要略加想像力，便不難發現摩天輪的外形，其實與古時的水車極為相似，所以它自然與水特別合得來。而且，風水學中更有「山管人丁水管財」的法則，所以但凡與水相關的意象物，都會有影響財運的作用，故此，不論是水車還是摩天輪，如果正確地用的話，它們也能為附近一帶帶來財氣，這就解釋了為何不少地區在興建摩天輪後，都會逐漸因此而興旺起來。

那為何天命又會說，希望摩天輪「為香港帶來的，是福氣而非壞影響」呢？皆因摩天輪的轉向，其實對附近的風水好壞，有着決定性的影響：若它的轉向是將水轉入來，如此當然可以招來財運；若是相反的話，恐怕反而會為附近一帶帶來「退財」的危機。所以，希望負責營運摩天輪的公司，好好注意這點，切莫弄巧反拙！

三分俗氣與十分俗氣

琴台聚客 彥火

三分俗氣這家食店，是夫婦檔經營的，老闆曹一笑做門面，太太掌勺。

我問起曹先生「三分俗氣」的由來。

他說俗氣是指收費（當生意做），但俗極了便是雅，箇中隱含七分雅，口氣不小。

曹先生稱，他們提供的是江浙傳統菜式。冷盤先上，如：翡翠鑲肉、薰魚、馬蘭頭、素鵝、海蜇皮，雖是小吃，做得一點也不馬虎，很入味，都是下酒之物，味道特佳。

其中的翡翠鑲肉，十分可口，有點像虎皮椒鑲肉，又不盡相同。

曹先生說，做法還是與尋常一樣，不同的是，虎皮椒被挖空後填上的碎肉，要求是鮮肉，而且辣度和配料都要搭配得天衣無縫。

關鍵還是功夫。

在小菜中，有一道是食家必選的菜餚——白灼禁臠。

曹先生說起這菜名，是有一段典故的。

所謂「禁臠」即豬頸部分。

這個部位的豬肉據說是古代晉元帝最愛的美食，每次這道菜上桌，群臣不敢動筷，故謂之禁臠云云。

經曹先生這一說，才知道香港酒樓流行的豬頸肉，在古代並不是每個人都吃得到。

這裡的豬頸肉做法，也有秘訣。

豬頸肉在肉檔要選農家豬，每一頭豬只有一斤豬頸肉，然後把豬頸肉整塊包着網油灼熟後，再行切片，蘸上辣椒、蒜茸、醬油混合的醬料，口感特別佳。

另有一道小菜也是必吃的——砂窩獅子頭。

製作獅子頭的肉碎，不是用機器攪拌的，而是用人手剁成的。

剁之前，所用的肉要用葱薑水提鮮去腥味的，不用其他佐料如蝦肉、香菇等，只是純鮮肉。

獅子頭比尋常大了一倍，如嬰孩小拳頭，嫩滑如水豆腐，湯汁清甜，果然不一般！

至於蔡瀾特別推薦的紅燒牛腩，只用洋葱和蘿蔔，一點水也不下，燒到牛腩融化，也不用加糖，充滿自然清甜的味道。

牛腩肉質太爛，我並不是特別欣賞，倒是一道春韭烘蛋，韭菜用人手切成細碎，大小如肉末，令人嘖嘖稱道，入口也香。

另一道茄香肥腸煲，肥腸夠肥大，茄子煮得爛熟，很入味，是老饕至愛，我不敢多吃。

還有一道小菜李昂說是必食的——木耳子雞，聽說香港某肥佬報人每次來都要點這道菜。

其實是木耳燉雞塊，因放下大量的陳醋，吃時十分刺鼻，也太酸了，我並不欣賞。

有一道清炒山蘇菜，很鮮甜。口感細緻，香脆中帶點稠的質地，很像香港俗稱的「潺菜」。

山蘇菜是什麼？

山蘇，屬於台灣原生種蕨類，是原住民常食用的野菜之一，因叢生的葉子外形像鳥巢的窩，故又名「鳥巢蕨」。

《走馬台灣》之十一）

■口感鮮甜的山蘇菜。 彥火提供圖片

多瑙明珠

百家廊 陶然

和匈牙利的因緣，可謂久遠矣！那時我還在萬隆生活，喜歡集郵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，Magyar posta的郵票，顏色豔麗奪目，後來才知道，是匈牙利郵票。匈牙利人口約一千萬，馬扎爾族（匈牙利族）佔百分之九十，怪不得郵票都印上「馬扎爾」字樣，官方語言為匈牙利語。還有足球是匈牙利第一運動，上世紀五十年代，匈牙利國家足球隊4—2—4全攻全守踢法風靡全世界，並多次進入世界盃決賽周四強；其中球王普斯卡斯名響全球。當然後來匈牙利足球已經江河日下，不復當年威風了，證明剎那光輝並不代表永恆，但那曾經，卻永留我心間。

當我從法蘭克福飛抵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（Budapest）時，這些往事便湧上我的心頭。布達佩斯有「多瑙明珠」之稱，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為珍貴的世界文化遺產之一。布達與佩斯原來是兩個獨立的城市，以多瑙河為界，東岸是布達，西岸是佩斯，兩座城市隔河相對。布達是山區，佩斯是平原，後來經過幾個世紀的擴建，兩座城市逐漸接近，終於於1873年合為一座城市，但原本的兩種風格至今不變。可是一下飛機，須穿過機場一條甬道，長約幾十米，竟沒有一點燈光，伸手不見五指，我們只得摸黑探路，幸好沒有人跌倒，安全通過，忽見燈火一片，原來來到海關。好在過關的人群稀少，似乎只有我們這一航班乘客，哪像香港人山人海？當然機場相對來說也是簡樸得多了。布達佩斯給我的第一印象，便是如此不佳。

出了海關，在機場小賣部盤桓，商店只有幾間，無非書報紀念品店、麵包店、花店等，沒有甚麼特別，本來受委託想找點貼在雪櫃上的地方特色磁石，但匈牙利不用歐羅，一想反正旅途還長，有的是機會，便放棄了，省得麻煩。

到了布達佩斯，城堡山上，有一座像是童話故事裏的古堡，叫做「漁夫堡」（Fishmens Bastion），我們在烈陽下，拾級而上，不是直上，而是踏上十幾二十級，便是一段平台，再上去，他們說共200多級，我沒有細數，不知是否確實。這時正是中午時分，我倒不特別感覺到如何，布達佩斯的六月氣候，溫差相當大，早晚涼爽，中午三十幾度，但不像香港濕熱，那裡是乾爽，並沒有粘乎乎的感覺。這裡原本是魚市場，是許多漁夫休憩的場所，當地市民為了守護城市，將這一帶的守衛工作交給漁夫們，他們建立了七座樣式不同的塔，分別代表七個馬扎爾人的部落，可以居高臨下俯瞰迎擊來犯的敵人。為了紀念那群防衛布達城的勇敢漁夫，因此命名為「漁夫堡」；如今漁夫堡已成為布達佩斯著名的旅遊景點。平台上有一座匈牙利立國君王，史提芬騎馬的雕像，如今一萬元匈牙利紙幣上的人物，便印着他的像。不僅如此，原來，他也是在這裡的馬提亞斯教堂（Matthias Church）加冕的，它的彩色馬賽克磁磚屋頂襯托白色尖塔，增添了教堂的獨特意趣，教堂內的彩繪玻璃壁畫和玫瑰窗豔麗，值得細細品味。

我本來以為漁夫堡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城堡，一細查探，原來只有一百多年而已。而且它並不是一座碉堡，只可以說是建築在城堡山上的觀光露台，沒有其他特別東西。但漁夫堡的外形討好，而且貼近多瑙河畔，風景絕佳，可算是布達佩斯地標，遊人自然非來不可了。

觀光露台上靠河的一邊，有一家餐廳，食客們在那裡享受下午茶。視線越過餐廳，那頭便是多瑙河水汩汩流了。兩邊有好幾列不設玻璃窗的長方形窗口，形成穿堂風穿過餐廳，雖然夏天沒有冷氣，但自然風也就夠涼快了。餐廳裡有三人小提琴手在演奏音樂，搖頭晃腦很享受的樣子，匈牙利真是愛好音樂的民族，不但匈牙利，我看歐洲都是如此。晚上去吃地道的匈牙利餐，我卻不懂得欣賞，覺得乏善可陳，大概說到底我還是中國胃吧？匈牙利餐說是以辣聞名，但我並不感到有多辣，著名的牛尾湯倒是還對味，其他就勉強了。席間，一組三人男性小樂隊進來演奏，拉了《齊瓦哥醫生》之後，又拉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大概猜出我們來自香港吧？他們逐桌獻演，有的客人想跟他們合照，他們也樂意配合。有人打賞有人沒有，但他們依然笑容可掬。從漁夫堡走向附近的舊王宮和大主教堂時，在石板路旁，也有一個老漢，坐在路邊小凳上，低頭拉着手風琴，孤獨、寂寞，似乎彷徨無助，自得其樂；路人偶然彎腰往他放在面前的帽子裡放下硬幣，他的頭微微一頓，表示謝意，頭也不抬，依然兀自拉他的手風琴。

不覺便來到一處地方，門口有手持上了刺刀的長槍、戴着墨鏡的衛兵在崗哨站崗，一直走到大主教堂前院的操場，已經有許多人聚在那裡觀望，原來是步操時間快到了。我也湊熱鬧往前擠，不一會，一個軍官模樣的壯漢走出來，拚命驅趕人群至周邊，烈日當空照，但我們只能等候。忽然，一陣鼓號聲驟然響起，人群又騷動起來，一隊士兵操着正步，一式戴着墨鏡、手持上了刺刀的長槍，在一個手挎指揮長刀的指揮官的帶領下，列隊威武地操上來，他們跟着指揮官的口令呼喊，在操場演練一番之後，便隨着口令，列隊轉身回大主教堂裡的軍營去了，只留下在正門崗哨站立值班的衛兵，依然在烈陽下，戴着墨鏡，手持上了刺刀的長槍，站立。還好崗亭可以遮陽，不然這六月天的正午恐怕難捱。

還是去遊多瑙河吧，好多年前在北京就看過羅馬尼亞電影《多瑙河之波》，沒想到今天居然來到多瑙河了，人生軌跡真的有點不可思議。多瑙河遊船河，有點像在巴黎遊塞納河，塞納河兩岸有許多著名景點，多瑙河稍差，這裡的岸上也不見塞納河畔牽狗的女人，但遊船要穿過七座橋，可以看到「匈牙利議會大樓」（Parliament Building），它是匈牙利國會所在地，是歐洲最古老的立法機構建築之一，它坐落多瑙河畔的「自由廣場」，這個布達佩斯的主要廣場，也是地標之一，兩旁分別是兩座重要建築物，左側是美術博物館，右側是藝術宮，我們在廣場徜徉，中心是該地標一千年紀念碑，刻着九世紀創建匈牙利的7個部落領袖，以及其他歷史名人的雕像。但夏日陽光猛烈，雖然有涼風吹來，但也只待了一會，便躲到樹蔭下聊天去了。何不上車嘆冷氣？大佬呀！歐洲都是停車熄機，你孤獨上車，無異於走入蒸籠呀！

多瑙河水流不斷，但見河畔停着超長遊艇，船上應該是吃穿住行都應有盡有，據說沿河可以航向別的國家。我忽然冒出一個疑問：這麼長的船，該怎麼在多瑙河轉身？問人，答道，總之有辦法啦！答了等於沒答。正自疑惑，一艘巴士在河裡急速行駛，車兩旁冒出的水花，以及車裡向我們揮手的乘客，都讓我們興奮。原來是水陸兩用的水上巴士，那年我在澳洲的黃金海岸遇見過，只是沒乘過；香港的黃金海岸倒沒見到那水上巴士，但我記得，我曾在那裡遭遇遊藝晚會。

這時，正值巴西世界盃決賽周前夕，但在布達佩斯沒聽說議論足球，或許是因為我不懂匈牙利語？或許是匈牙利足球已不復當年勇，連決賽周都沒有資格參加？往事如煙，連我曾喜愛的匈牙利郵票，走過郵票商舖時我也不去問津，沒有甚麼東西是一成不變的，只有活生生的布達佩斯，連同那裡的中菜館「九龍大飯店」，給了我難忘的中午一餐。

■布達佩斯大主教堂的衛兵們在步操。 作者提供圖片

■從餐廳望外，那頭就是多瑙河。 作者提供圖片

不明所以的轉賬

生活語絲 吳康民

又是一個銀行存款的小故事。

我在某中資銀行有一筆人民幣的活期存款。為我打理財務的職員說，把它轉為定期，利息會豐厚些。我倒是無可無不可。因為我生平對錢財看得很淡，甚少為存款操心。年輕時主持校政，學校入不敷出，只好到處通過人事關係捐款。後來學校規模擴大，從一家變成三家，也只好利用人脈關係，請商賈和老朋友捐助。我會籌款，但並不理財。學校財政，數十年來都由幾位財務主任操作，他們也十分盡心。我則本着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的原則，放手讓他們處理。這是我的缺點，也是我的優點。

既然要把存款從活期變成定期，就要經過一個簡單手續，就是由我簽名轉賬。

如此這般，便要親自到銀行簽名作實。我以為這大概只花費幾分鐘的時間，想不到一等卻等了一個鐘頭。

銀行的職員問，我是不是政社人士。我原是教育界人士，但當全國人民代表多年，也可以說是。可能是說出政社人士一詞誤事。

於是他們東查西查，也不要求我進一步答覆問題，就是要你乾等。

等得不耐煩的倒是陪我同往的職員。她問究竟還要等甚麼。我也覺得奇怪，又不是存款和提款，只是在同一戶口中轉賬，由活期轉為定期，究竟其中存在甚麼「關節」？

難道是我「洗黑錢」？難道是我這個「政社人士」要把錢轉去資助政客？一如某傳媒大亨最近鬧得滿城風雨般的撥款資助反中亂港政客？

但我又不是提款，而且款項並不太多。到如今我仍不明白這筆存款轉賬產生甚麼問題。

倒是陪同我的職員發難了，她說，不轉賬了，把整筆錢全部提出來。

提出全部存款，轉到另一家中資銀行存定期，十五分鐘就解決了。負責的部門主管還親自前來道謝。

現在香港的游資太多，銀行大多不在乎存款，這是待客怠慢的原因之一。

捉蟲

隨想國 興國

在都市大廈生活的人，很少會想到去捉蟲吧？而且港人口中的「捉蟲」，有自找麻煩的意思，所以，誰會真的去捉蟲？

打蟲是會的，因為就算你生活在高樓大廈中，也會遇上蟑螂和蚊子。蟑螂和蚊子，當然是要打的，蚊子是用手打，蟑螂多數用拖鞋吧？

兒時的玩具非常非常少，有什麼能吸引孩子很有樂趣去玩的東西？我記得的，就是捉一隻龍虱回來，用線綁住牠的腳，讓牠飛上半空，然後拉着線，讓牠在空中繞圈子飛翔。所以，小時候最大的樂趣，是去捉龍虱。龍虱怎麼捉？只要晚上走到水池邊，點燃煤油燈，龍虱就會從水裡飛出來。捉上幾隻，幾個小朋友就玩得不亦樂乎。

龍虱不但捉來玩，還捉來吃，味道不錯，長輩叫牠做和味龍，說能治小孩夜尿。孩子只要尿床的，就吃上幾隻。

住的山邊當然也有蟋蟀，但貧窮孩子根本不知道蟋蟀可以用葫蘆來養，更不懂得什麼是鬥蟋蟀。所以，童年時的捉蟲，除了捉龍虱，還捉蜻蜓和蝴蝶，卻沒有捉蟋蟀。只有在稍長後看金庸的《神鵰俠侶》，才第一次看到楊過把一條毒蛇打死，捉了那隻在旁邊的「小黑」蟋蟀。

如今郊野的水塘和山上，應該還有龍虱和蟋蟀的蹤影吧？只是沒有人會去捕捉了。而在都市常見的蟲，最多的應該是蚊子和蟑螂，但也不會去捕捉，而是去拍打。奇怪的是，常常拍打的蟲，卻常常出沒在家居的環境裡。

孩子的遊樂場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談了那麼多育兒的話題，很多時候也是從母親又或是健康的角度出發，今次不如轉一轉口味看看父親的視點。

大部分父親都是在職爸爸，能夠陪伴子女的時間始終有限。加上香港人講求效率的本性，往往也令父親陪伴子女的寶貴時間陷入「高效」的迷思。我想提的當然不是怪獸學長之弊，那些人道不同不相為謀，也無謂浪費篇幅。至於有心的父親，難免會想多一點，希望在假日周末陪伴孩子的時光中，可以令他們留下更多美好的珍貴回憶。

就以最簡單與子女到遊樂場為例，不同遊樂場固然有相異的設施，看到孩子遊樂其中樂而忘返，自然會產生一份幸福滿足感。我也不例外，尤其當孩子接近兩歲左右，可以獨自坐在車內後排，靜心等候父親驅車東闖西蕩，於是周末父子兩人去遊樂場會變成為指定節目。A遊樂場有鞦韆，孩子飛上半空的燦爛笑容令人難忘；孩子是軋盤迷，模仿駕車已成為他的愛好，所以B遊樂場的超級巨大軋盤，又成為難捨的心頭好；C遊樂場毗連河流，同時可以讓孩子看魚，甚至會有人垂釣，添加「增值」上的趣味；D遊樂場的防滑墊最廣闊，可以無拘無束任意讓子女在此東奔西跑。以上凡此種種的不同考慮，都是作為父親的游思妄想，每次和孩子出遊，總是希望他歡暢而歸。

當然，一段時日之後，無論是ABCD，其實都不太重要。你會發現孩子在乎的只是自己，只要陪他玩樂的時間愈長，相伴之際專注在他身上彼此互動，其他外在的「增值」條件都是次要的附庸。最近陰晴不定，天氣難測，於是樓下的平台休憩處成為最方便的遊樂場。孩子目前最熱衷的玩意，就是拖着父親的手去賽跑，來來回回走上千百米，就是最好不過的親子樂活動。

遊樂場在乎的是人，而非場域空間的結構。